

# 《失明症漫记》

王大米 2020-04-07  
20:34

自从进入被羡慕的“以文学为志业”的一群，就没有怎么好好读小说了。以前的愉悦是从看到文字的那一刻开始，在叙述视角开始的一刹那，就知道会有怎样的旅程等着自己，充满期待，无论故事怎么走向，总可以自由地去纠缠。现在得看进去需要看的小说，在很多个以前会舍弃的时刻咬牙看进去，一边浸入，一边跳出来，据说跟着跑显得不够专业。只有到了小说设定的高光时刻，才能终于觉得有所得。

功利心在搅动。

自觉俄罗斯文学很多没看，所以读研究生以来就很少享受自由读小说的乐趣，总是有读不完的书单。听到《失明症漫记》的推荐是在听看理想电台的时候，当时我正在压腿，可能是懒惰，我马上停下来搜电子版，有的，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的书。讲的是失明作为瘟疫传染整个城市的故事。

白天看电脑上的电子书，睡觉看手机上的，以前我很抗拒，觉得会瞎，迟早的事，可是这次我真的没有办法停止不看。这本书的叙述和深度真的太了不起了。细品是一个寓言故事，再仔细去想，是一首诗，你很快就会想去看看作者的名字，很陌生，但是他也太过熟悉了，在智慧和技巧面前。

最后一次连续两个小时看完剩余部分，眼睛酸涩，但是我更想知道，这个作者接下来还能写什么，还能怎么去描述，我忍不住，在那些震撼人心的画面面前，在人类繁多的灾难主体和隐喻面前，文字，形容词，名词，副词，所有的词汇都被带进诗里，但同时它们深深地长在生活中。

不是的，叙述者绝不是煽情的类型，他不停地转动镜头，在不经意间让你惊讶，惊讶完你也觉得合理，然后你愿意跟随他，完全相信他的声音是可靠的，尽管你一开始试图挣扎，不，时时刻刻都在挣扎，企图要一眼看穿，那些不够充分的东西。然而没有。你最终长叹一口气，越逼近结局越舍不得，希望这本书还没有结束。

看完书的时候是下午五点，连续几天阴雨天的一个午后，有阳光。我决定体验一下失明的感觉。当然其实是因为我的眼睛太酸了，它需要休息。一开始我找了一块有弹性的黑丝袜，牢牢绑在脸上，三分钟摘下来，眼前一片模糊。后来我找了一块柔软的围巾，开始计时。

我只敢尝试收衣服，在阳光下靠手判断衣服的干湿，只敢尝试在熟悉到可以闭着眼睛走的家中走来走去。妈妈和妹妹都在旁边嘲笑我。但是我摸到她们，感觉和以前不一样，温暖的，有体温的身体。那时在黑暗中，我很安全，能够慢慢地走，摸索前方，但是在家外面，就不是这样，你需要面对未知，什么都有可能是伤害。

我不敢尝试其他的复杂行为。比如上厕所，这些在书里写了很多，污秽肮脏让人怀疑人性的细节。这绝不只是实验而已，而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摘下围巾的时候，光线强烈地出现了。看得见，又看不见。呆在家里，对外界，在某种程度上是看不见的。人们匆忙写结论、就像匆忙找救命稻草一样。

一般门把手是往下一拉就打得开，但是有一天你发现拉不了，你感到急躁，不安，生怕自己就此出不去，拼命呼喊，面对未知、无知无比惊慌，外面有人喊一声，往上拉！于是门轻易地被打开了。这就是看见和看不见的区别。

我希望大家都能看得见。

摘抄：

“如果你能看，就要看见，如果你能看见，就要仔细观察。”

“在失明的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是盲人了，害怕让我们失明了，害怕让我们仍然失明。”

“人类的理智往往不断重复自身，失去理智的情况亦然。”

“与人们一起生活并不难，难的是如何了解他们。”

“在一场瘟疫中不会有肇事者，我们都是受害者。”

“我想我们没有失明，我想我们现在是盲人；能看得见的盲人；能看但又看不见的盲人。”

萨拉马戈先生生前希望在他的墓碑上刻上这样的墓志铭：“这里安睡着一个愤怒的人。”

隔离病房里有组织的歹徒要求其他病房的病人通过女人性服务获得食物时，病房里男人女人的争吵：

“其中有一个女人突发奇想，嘲讽地问了一声，如果他们要的不是女人，而是男人，你们怎么办呢？说呀，你们怎么办，让我们听听……如果他们要的是男人，那么我们就去，但是没有一个男人胆敢说出这句简短而明确的话来。”

整个城市都失明了以后，戴黑眼罩的老人感慨：

“区别在于我们不是区区几千男女生活在广袤的原始大自然中，而是百万千万男男女女生活在一个贫瘠干涸的世界上。”

作家对最后一个没有失明的人说：

“您不要迷失，千万不要迷失。”

